

新 著
中國近百年史

第一冊
中等學校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著 中國近百年史

第一編 自道光至辛亥革命

第一篇 道光時代

第一章 道光內政

先是嘉慶四年四月，仁宗遵家法，密立次子旻寧爲皇太子。十八年，教匪林清等潛入內城謀亂，旻寧禦敵有功，封智親王。二十五年七月，帝駐蹕避暑山莊，將舉秋獮之典，以途感暑不預，崩於行殿寢宮。旻寧扈蹕熱河，奉遺詔卽位，是爲宣宗。以明年爲道光元年，時西元一八二一年。民國紀元前九一年也。

帝生於高宗乾隆四十七年。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年三十九，卽皇帝位，頗圖改革。時內外名臣，爲阮元（字伯元，號雲臺，江蘇儀徵人；時官兩廣總督。參觀李元度阮文達公事略）陶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時官安徽布政使。參觀陳鑾陶文毅公行狀）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時官兵部尚書。

參觀沈堯松爲公事略及吉林通志松筠傳）

林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時官江蘇按察使。參觀金安清

林文忠公傳）等，亦忠心輔弼。然當時風習，治術則拘守成例，不敢稍有變通；學術則崇尚考據，不能講求實用；軍以內有回疆之亂，外有鴉片之爭，戎馬倉皇，內政殊無暇講，擇其可述者如左：

（一）新疆開墾

回疆亂首張格爾，雖於道光八年就擒，而餘患未靖。十一年九月，長齡（字懋亭，姓薩爾圖

克氏，蒙古正白旗人，時官欽差大臣，揚威將軍。參觀李元度長文襄公事略）請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供兵糈。從之。回疆始行屯田法，而新疆題名，亦始於此。（事見東華錄道光朝，及李元度長文襄公事略）

（二）行票鹽法

初兩淮鹽運，用引地法，由官指定引地，督商販運；至是因鹽引不暢，私銷滋多。道光十一年，

兩江總督陶澍乃奏用照票行鹽法。原奏謂『於海州所屬之中正板浦臨興三場，分設行店，聽民投行購買，運往售賣。擇各場要隘之地，設立稅局，給與照票，註明斤數及運往何處字樣。凡無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論。』

奏可。（見東華錄）澍乃招商請票，不數月間，商販輻輳，場鹽一空。數載，奏銷數百萬兩。（見陳變陶文毅

公行狀）邇後日增月盛，遂爲政府一大收入。

（三）獎勵開鑛 開鑛事，前已屢行，惟宣宗時，特加獎重。道光二十四年，諭軍機大臣開鑛一事，前朝屢行；雲

南一省，除見在開採外，尙多可採之處，著寶興（字見山，隸鑲黃旗人，時官四川總督，參觀吉林通志覺羅寶興傳……）等，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

侵蝕滋擾阻撓諸弊。二十八年，又諭四川雲貴兩廣江西各督撫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鑛產（均見東華錄）足見當時獎勵之情形矣。

以上三端皆其善政。惟宣宗時代，歐美風潮，日行東漸；當時士夫，如阮元著天象賦，探西人推步之源；撰疇人傳，參歐儒代數之術；已有東西融化之想。而帝則守舊篤深，匪特不納歐美之文明，且存自來滿漢之謬見。道光十八年，嚴諭八旗秀女，不許衣袖寬大，竟如漢人裝飾；違者家長治罪，都統嚴懲。可笑孰甚！其自尊自大，於此可見。無怪乎鴉片一戰，開中國未有之奇辱也！

第二章 回疆之變

一、回之名考 回回之名，始見遼史，不過西北一部落之名耳；後乃據以名教，近且以名教人之種族，是不可以不辨。按回回，非教名。教中經籍，亦無此名義。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據顏炎武杭世駿之說，以爲即唐書之摩尼教。近日石室啓祕，摩尼殘經出世。王仁俊古蹟錄跋語，不知據以對勘摩哈默德 Mohammed 教旨，證其異同，乃盲從朱氏，復涉及明實錄，燉煌鄉土志，殊嫌強合。（詳見抱呖齋中國宗教考原）元史之也里可溫，（見元典章卷三十三禮部六，標目有也里可溫教五字）即元之天主教。（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卷上）劉文淇爲道光時人，已有此說；近日吾友新會陳垣著元也里可溫考，是說大昌。魏源元史新編乃誤爲回教阿渾之稱。阿渾，乃新疆回人語長者之義；教經中固未曾有也。按教名實爲伊斯蘭，Islam 創始於摩

哈默德，在西元六百二十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也。（詳見拙著三版西洋大歷史第二編第三章）其教之至中國，實自波斯。其經行線，可別爲二：一由波斯而印度而南洋各島，以逮於廣東；此水線也。唐貞觀初年，幹葛士航海東來，棲止廣東傳教，卽由茲路。一由波斯而阿富汗，而回疆，以逮於秦隴；此陸線也。唐時雖有幹葛士東來，而其教未盛行；今之伊教，大都由陸線傳來。故回回之稱獨著。回部自宋以後，始信伊教，故回非教名，乃其部落固有之名也。

二、回之亂源。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此路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以休息。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乃口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於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盛，其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氈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遙遠，特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或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見魏源聖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此其原因也。

三、張格爾之亂事。張格爾 Dehangir 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

誅其子薩木克自拔克達山，逃匿敖罕。清廷慮其潛蓄勢力，終爲邊患，歲賂敖罕王銀一萬兩，使加約束。然薩木克雖以敖罕王之監視，不能有所舉動；而其第二子張格爾者，有膽力，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天山南路諸回聞之，漸有擁戴之意。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知有機可乘，始糾布魯特衆數百寇邊。布魯特頭目有蘇蘭奇者，入邊告警，爲章京綏善叱逐，怒與張格爾合。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人而逃。官兵追及塞外，遣炊尙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擒百餘人悉誅以滅口。朝廷以斌靜獲賊不訊明，釁由蒙隱具奏，疑之。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果得斌靜貪淫諸罪狀，詔逮問。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芹亦不能撫馭。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領隊大臣巴彥圖出塞擊之，不遇，縱殺布魯特婦孺百餘。其酋汰列克恨甚，追覆官兵於山谷，勢更猖獗。西四城回衆心盡變，朝廷乃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徐圖進攻之計。（參觀魏源聖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是時葱嶺以西諸回國，惟敖罕驚悍善戰。其王摩哈默德阿里 Mohammed Ali 新立，有侵掠之志。張格爾乞援於敖罕，許之。道光六年六七月間，張格爾敖罕先後以兵至。大敗官軍，遂以八月二十日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於是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三城同時失守。先是七月，朝廷知回疆亂事擴大，特詔陝甘總督楊遇春（字時齋，四川重慶人，參觀李惺忠武揚公神道碑）山東巡撫武隆阿，分領陝甘及東三省兵出關，以揚威將軍長齡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敵且近逼阿克蘇，後由長齡等分三路進發。卒復喀什

噶爾（參觀何日愈楊忠武公墓誌銘）等四城，並獲張格爾甥姪及敖罕將二人，擒回兵四千餘。而張格爾遠遁矣。

四、張格爾之就擒及善後事宜。西四城既復，張格爾知事不可爲，遂自木吉出邊。朝廷以諸將防範不嚴，坐失渠魁，有旨切責。六月，長齡乃令遇春及芳引兵八千，分道出塞，追跡張格爾。芳軍屯阿賴（葱嶺之脊）遇敖罕兵二千餘，激戰一晝夜，亡失甚衆，卒嚴陣以歸。朝廷不得已，暫罷西征之師，命留官兵八千防喀城，以楊芳爲參贊，統之；其餘兵九千，均隨楊遇春入關東還。

乾隆中之平回部也，回曾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以俘送京師，給功臣家爲奴；道光初，始脫奴籍，編入正白旗蒙古。張格爾之變，又以親屬緣坐，發邊省監禁。至是長齡籌善後策，以張格爾未獲，奏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即使張逆就禽，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敖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放回曾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

（見魏源聖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武隆阿亦奏言：捐西守東之議，與長齡略同。奏上，宣宗嚴旨切責，仍令相機覘敵，務獲乃止；并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字韶九，號繹堂，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參觀李元度那文毅公事略）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張格爾方傳食諸部，生計日蹙。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

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以十二月二十七日，潛入阿木古回城，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楊芳急發兵追逐，及之於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棄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胡超以下，賞賚有差。又以平定外夷，特行獻俘禮，蓋自乾隆中葉以來，未有之盛事也。

初張格爾就擒，長齡檄諭敖罕布噶爾，縛送回會家屬。敖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獻，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朝廷知不能得，敕那彥成楊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獻以求市。旋召那彥成來京，先後奏章程數十，其要如左：（一）

（一）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都統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

（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選，不用駐防。

（三）嚴定伯克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

（四）沒收各城叛回所有地，并清查各城私墾地，以其歲糧供給本地兵餉，及各官養廉銀之用。

（五）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

以上所謂安內策也。至外夷所爲遁逃藪者，莫如敖罕。所屬不過八城。自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

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卽憂外患，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則自款關求貢，此又制外之法也。

註一、詳見魏源聖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

五、敖罕之寇掠及七和卓之亂。敖罕王摩哈默德阿里以中國絕其貿易，欲以兵力恢復，聞張格爾兄玉普素在布哈爾，乃迎諸軍中。於道光十年九月，率其將克克爾勒西克爾等四萬人及流寓敖罕回民一萬餘，大舉入寇。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聞警，出兵拒戰，不利。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城皆陷。時那彥成之子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等馳至軍，檄諭敖罕復許入貢通商，事遂寢。二十二年，敖罕亦爲布哈爾所滅。（善後詳情參觀魏源聖武記道光回疆善後記）後於道光二十七年，和卓木族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喀什噶爾移民及布魯特族入寇。襲官軍一百於閔幼塞，進迫喀什噶爾等城。官兵先屢破之。伊犁官兵亦至，遂不戰而遁。敖罕、喀什噶爾人之畏罪同逃者，幾二萬人，是謂七和卓木之亂。

第三章 湖粵獠亂

一、獠亂原因及其猖獗。赤雅云：獠名羣客，古八蠻之種。魏源謂獠爲苗人一種，蓋以其無君長，不相統率也。愚主後說，以割據一方，始得謂蠻；若黔桂湖粵之獠，固無割據之能力也。獠之始見於清紀，自康熙四十

年都統嵩祝等平連州獠始。厥後雍正中，整飭苗疆，改設流官，然獠之散處湖粵山峒者，固猶不鮮。漢民欺其愚，恆加侵侮，官吏復右奸民以腹獠，積怨遂變，此獠亂之遠因也。道光十一年，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獠寨牛穀，黨連官役，獠無所訴。時有湖南永州錦田獠趙金龍，與常寧獠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獠民仰之。金龍於是煽動其峒，倡言復讐，此獠亂之近因也。金龍既起，使趙福才糾廣東散獠三百餘，合湖南九冲獠，共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殺會黨二十餘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梁、永州鎮總兵鮑友智等，調兵往剿，斃獠三百餘人，遂毀其巢。獠竄江華藍山之五水獠山，所至虜脅衆至二三千，圖據九疑山以爲巢穴，敗參將成喜兵，遂旁掠寧遠。朝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疏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中旬，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進剿，山路險阻，且偪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獠僞充夫役，爲官兵昇槍械，行至池塘墟，伏兵四起，官軍大敗，海凌阿等皆死，獠勢大猖獗矣。

二、獠亂之平 是時獠分三路，犄角出沒。朝命湖廣總督盧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參觀李元度盧政肅公事略）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已而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於湖南，飭吳榮光回長沙，大舉會剿。思舉建議由新田塞獠入南方之路，與桂陽北路兵夾攻之，並遏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之小路。於是三路獠皆

東竄常寧，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殲獠六千人。趙金龍中槍死。先是朝廷恐盪平不迅，又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馳往剿辦。至是已抵衡州，忌盧繼等之先奏功，詰趙金龍死狀虛實。思舉旋獲其尸乃已。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或作趙幅金）者，尙踞連州之八排。自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獠。羅思舉等擊破之，擒斬首賊，餘黨瓦解。而連州八排獠老巢，尙待剿滅，於是詔禧恩、瑚松額等赴廣東進剿。禧恩等至粵，疏傷李鴻賓等革職戍邊，而已得暫權粵督。旋以盧坤補授。禧恩聞其將至，又急欲邀功，苦獠峒天險，難深入，乃遣人刻期招降。會獲八排之黃瓜寨獠三人，草草藏事，倖叨封賞，而盡委善後事宜於坤。時道光十二年八月也。

註一、本章參考魏源聖武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及道光湖粵平獠記

第四章 鴉片戰爭

一、中英關係之沿革 英人與中國通商，較葡萄牙均晚。明崇禎十二年，即西元千六百三十七年，英人約翰威得（John Weddell）得臥亞（Goa）總督許可，率船五艘到澳門，是爲中英發生關係之始。中國官吏不認其有通商權，開始砲擊。威特返擊，中國砲不敢發，英人遂入廣東，售貨而去。迄明清交迭之際，中國迫於干戈，商業不振，且葡萄牙人對於英之通商，恆加防害，英人遂不能發展。是時廈門爲鄭成功子鄭經所領。英人結歡於經，於台灣之安平及廈門兩地，始獲通商。清康熙十七年，即西元千六百七十八年，設立商館，越三年，受清

軍攻擊，又撤退；又越四年，更行設立。後二十年，英人雖屢次經營，得通商於舟山島及寧波等地，然以中國政府索稅甚重，遂致不能繁榮。乾隆五十七年，即西元千七百九十二年，英政府爲改善中英二國關係，派馬加特尼伯 *Earl of Macartney* 爲使節，翌年，抵北京，進謁高宗，頗受優遇。唯其所持目的，在減輕廣東通商束縛與稅額，並要求天津、寧波、舟山等處自由通商。兩事均否決，故此行無效果可言也。

當歐洲拿破崙戰爭，英法敵視之際，於嘉慶七年，即西元千八百零一年，英兵受印度總督之命，忽占領澳門；後英法和議成立，又棄之。越數年，法欲占領澳門，英將以保護葡領爲名，守備澳門；後經清廷抗議，英始撤兵。嘉慶二十一年，英又派阿母哈斯 *Amhurst* 爲使節，抵北京，期中英政府關係發展，然以要求三跪九叩禮，遂見阻而歸。蓋朝廷尙以外藩視之，不許其立於對等地位也。

然十八稔來，歐洲大勢一變，荷蘭海上勢力漸衰，故英國霸權獨盛。加以東印度公司之經營，東方貿易甚盛；即中國方面，以廣東爲中心，亦漸次繁盛。其先英人之廣東貿易，係東印度公司所經營；至道光十四年，即西元千八百三十四年，始歸英國政府。英政府先派拿皮樓 *Napier* 爲貿易監督，七月十五日，偕隨員抵廣東。總督盧坤大怒，嚴禁英人通商。九月十一日，英軍泊黃埔，時方溽暑，拿皮樓病死。廣東總督復許英人通商如故。越二年，英政府廢監督之職，以義律 *Elliot* 爲領事，保護通商及僑民。鴉片戰爭，正彼在職時也。

註、本節參考書如左：

一、牧野義智支那外交史七至十頁

二、李元度盧敏肅公事略

III' Williams: Middle Kingdom, pp. 445-459.

IV' G. Staunton: Embassy, i, p. 28.

五、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pp. 53-58 and pp. 119-114.

二、鴉片輸入之沿革 唐貞元中，中國有自阿刺伯商人輸入罌粟者；至明中世，東洋貿易，概歸葡萄牙人，由

葡人輸入不絕。罌粟，即鴉片；Opium 或謂阿芙蓉者，實阿刺伯語 Afon 之譯音也。明萬曆十七年，關稅

表中，載鴉片十斤，價值銀條二個；則鴉片貿易之通行，由來久矣。明季，民間漸有吸食者；清雍正七年，曾頒禁

令，卒見厥風甚長。然在乾隆中葉以前，輸入額尚不多。自乾隆四十六年，英之東印度公司，得其政府許可，得

有壟斷中國貿易特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又產鴉片；於是輸入日增，吸食者亦愈多矣。嘉慶元年，朝廷再申

雍正七年禁令，並增加刑罰；二十一年，燒鴉片三千二百箱，一時買賣稍稀。然吸食已深，人均好之。海邊奸商，

恆以船出海，待英船來，即販其鴉片；由徑路私賣於各省。情勢如斯，遂爲禁令所不及；且英商恐官吏嚴查，每

行重賄；陽禁陰許，煙風愈熾。道光十六年，英商且公然向清廷請解鴉片輸入之禁，爲政府所拒。茲將嘉慶二

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之鴉片輸入增加，列表如左：(一)

中 年	西 年	歷 箱	數 價 值(西班牙幣)
嘉慶二十二年	一八一七年	三六九八	四〇八四〇〇〇
嘉慶二十三年	一八一八年	四一二八	四一七八五〇〇
嘉慶二十四年	一八一九年	五三八七	四七四五〇〇〇
嘉慶二十五年	一八二〇年	四七八〇	五七九五〇〇〇
道光元年	一八二一年	四七七〇	八四〇〇八〇〇
道光二年	一八二二年	五〇一一	八八二二〇〇〇
道光三年	一八二三年	五八二二	七九八九〇〇〇
道光四年	一八二四年	七二二二	八六四四六〇三
道光五年	一八二五年	九〇六六	七九二七五〇〇
道光六年	一八二六年	九六二一	七六〇八二二〇
道光七年	一八二七年	一〇〇二五	九六六二八〇〇

道光八年	一八二八年	九五二五	一〇四二五一九〇
道光九年	一八二九年	一四三八八	一三七四九〇〇〇
道光十年	一八三〇年	一四七一五	一二六七三五〇〇
道光十一年	一八三一年	二〇一八八	一三七四四〇〇
道光十二年	一八三二年	一六二二五	一三一五〇〇〇〇
道光十三年	一八三三年	二一六五九	一四二二二三〇〇
道光十四年	一八三四年	一九三六二	一二八七八二〇〇
道光十五年	一八三五年	?	?
道光十六年	一八三六年	二七一一一	一七九〇四二四八
道光十七年	一八三七年	?	?
道光十八年	一八三八年	二八三〇七	一九八一四八〇〇

鴉片輸入之盛，匪特有害民生；國家經濟上，受損亦復不尠。道光三年以前，廣東海口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三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八年，漸漏銀至三千餘

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數千萬兩。於是銀貨缺乏，銀價日增，每銀一兩，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二）國內經濟，愈行困難。朝野上下，皆知鴉片爲害之烈。鴻臚寺卿黃爵滋，御史朱成烈，奏請嚴禁鴉片以塞漏卮。朝廷採其議，申禁三條：

（一）合十人爲一保，互相警戒；其中一人犯罪，十人受罰。

（二）家藏煙具及鴉片者處死。

（三）如官吏受賄不報者，削其官職。

禁令既申，並命各省督撫將軍厲行嚴辦，以杜禍根，大有不清不止之勢。

註一、表依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pp. 209-210

附表

註二、參觀林則徐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引黃爵滋奏摺語

三、林則徐之查辦 朝廷既令各省嚴禁，湖廣總督林則徐厲行朝命，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之間，成效大著。

（二）宣宗賞之。是年冬，召入京，面受方略。拜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港事宜，兼節制廣東水師，期實行杜絕鴉片貿易。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至廣東，開華商頻有出入洋館者，知爲鴉片密賣關係，因捕數名，殺於英商館前示威。並令英商將所有鴉片，三日內一律交出。英商不聽，則徐大怒。二月三日，

直命吏卒百人，襲商館；英人大驚，出鴉片千三百十七箱，則徐知隱藏尚多，欲一次嚴懲，永絕後憂。復發兵包圍英商館，且禁給食物，奪其船舶，以絕歸路。英領事義律知無他法，乃勸諭英人盡出鴉片全數，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共二百數十萬斤。則徐馳驛上奏，請送京師銷燬。(二)而言官有以廣東距京遼遠，途中易啓偷漏抽換之弊爲言者。詔勿庸解送，令則徐督同文武官共同銷燬，俾沿海共見其聞，有所震讐。四月，則徐就虎門海岸高處，挑空兩池，縱橫各十五丈餘，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實鹽其中，引水成瀾，以鴉片投入，然後傾石灰沸之，夕啓涵洞，令隨潮入海。(三)月餘始畢。英人自義律以下，皆去廣州赴澳門；各國商民從之。一時廣州城外三百八十餘艘之商船，僅留二十餘艘矣。

註一、詳見林則徐查拏煙販收繳煙具情形摺

註二、詳見林則徐等會奏夷人躉船鴉片盡數呈繳摺

註三、詳見林則徐等會奏銷化煙土已將及半情形摺

四、英商窮狀及英政府之態度 當時朝廷嚴禁鴉片，自道光十八年以來，京城內外各衙署發見鴉片罪犯，分別奏咨交刑部審訊者，不下數百件。十九年五月，諸王大臣議定新例三十九條（詳見東華錄）其大要如左：

(一) 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爲首斬梟，爲從絞監候。